

我心中的大槐树

张国营

1961年8月，刚满8岁的我已入学的年龄。开学那天，父亲领着我去村西的小学校报名。

学校东南部还残留着原来的寨墙，好宽。外面是寨海子，有好深的水。大门朝南，路两旁枝繁叶茂的洋槐树散发出阵阵幽香，再往前走就是学校大院。院子中央是一座古老的大殿，那是老师们集体办公的地方。大殿前后各有一方高台，前面的高台方方正正，四周砌砖，东西两侧有砖砌的台阶。高台西南角长着一棵大槐树，树干有两三搂粗，分杈的地方有树洞。树皮开裂，一片一片地翘起。顶端的树枝干枯，中下层的树枝仍然发满绿叶。学校本来就连在村子的最高处，历尽沧桑的大槐树又高高地屹立在大殿前的高台子上。一副君临天下，雄视一切的模样，整个校园甚至整个村庄都在它的俯瞰之中。

登上台阶，从大槐树斑驳的树阴下走过去报名，扭头用新奇的目光回望大槐树，大槐树又像一位慈祥的老人。

大殿前是学生集会的场所，讲话的领导当然是站在高台子上。记得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召开期中考试总结暨颁奖大会，班级成绩第一名的我怯怯地到高台子上去领奖状和奖品，看到大槐树好像正朝我微笑。

像小猫一样睡，像村姑一样笑

王淑梅

每次我到家属院存车棚放车子时，总喜欢找着逗那只有点脏、肥肥的、懒懒的白猫。

看车棚的是从农村来的一对老夫妻，可能养猫是为了捉老鼠，也可能是乡下人的习惯，养小动物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往车棚放车时，总是见它横躺在车棚中间推子车的甬道上，像是个躺在地上跟大人撒泼的小孩，按车铃、跺脚它也不理睬，很无赖而又可爱的样子！这时看车棚的大娘就会大声呵斥几声，像训斥不懂事的孩子，它才慢慢起身离开。

有一天下午，我进车棚推车时，发现它躺在一辆摩托车的踏板上，蜷缩着身子，毛茸茸的肚子一起一伏的，别在怀里的小脑袋发出呼噜噜的鼾声，睡得真香！我想梦中的它是不是捉到了小鱼，正欢呼雀跃呢？我尽量放轻脚步走路，生怕惊醒了它。从那以后，每每看到它，心头就有种怜爱之情，没事时忍不住躬下身去逗逗它。有时它会对着我细声细气地喵喵

叫几声，有时故意调皮地从裤脚边上蹭过去，又粗又长的大尾巴像鸡毛掸子一样扫人的脚面。那天我嘴里含块糖，它对我喵喵叫得很凶，我赶紧把糖吐在地上，它猛扑上去，低头闻了一下，却又失望地走开了。一旁的大娘说，这个馋嘴的东西就不能见人嘴动，一见人嘴动就偎上去。还有一天中午，我惊奇地发现，它竟然卧在车棚门口停着的一辆轿车的挡风玻璃上面美美地沐浴阳光！真是惊险的杂技动作，我既好笑又为它担心。真后悔当时没用手机拍下那精彩的场面。

人这一生难免会有许多不开心，有时被生活的烦恼、工作的压力、情感的困惑、经济的窘迫等等折磨着，经常承受着失眠的痛苦，总也走不出抑郁的阴影。想到每次回乡老家时看到村姑会为一件小事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像小猫一样放松的美睡，像村姑一样开怀大笑，那么阳光灿烂的日子离我们还远吗？

小妇人(外一首)

再见康桥

素衣。长发
左手捧着老母亲
右手牵一个女娃
从小街的这边
走到那边去了
走过一堵墙，不见了
这是这个小城
司空见惯的一幕
即使算作风景也无引人之处

只是今天，我多注视了一小会
多想了一小会
突然间，泪眼模糊
针

勿好线
就可以缝补衣衫，生活
抑或撕裂的翅膀了
这个母亲重复了一辈子的
动作
现在，落在我的手上
我也是眯着眼睛，一针一针
细细地密密地缝的



春暮游陈抟公园(外一首)

尚纯江

依稀春色有还无，
夕阳斜映塔碧湖。
论道华山留残梦，
笑谈龙亭一王孤。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而被缝补的这份扑扑的小人儿
将来，即使忘记了回家的路
也可以沿着这密密麻麻的针脚
一步一步，安安生生地回来

伤春
雨打残红带雨痕，
风吹新柳荡水魂。
谁人不忍春归去？
夕阳一曲断肠人。

一个人终有自己的局限和无知，2003年，声势浩大的“从洛阳到洛阳”，追寻客家迁移的方向”成为中原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但中原人追寻的这个“洛阳”终与我擦肩而过了。四年后，我应邀参加“中外华文作家泉州笔会”，虽然此前已拜读过泉州文友蔡飞跃先生对泉州古桥、古船、古寺等文化细致入微的解读，但对泉州仍是知之甚少。

记得出发前，曾向飞跃先生问过很幼稚的问题：“泉州有山吗？”朋友说：“有山有水。”我想，海水还是湖水？若是湖水，有我们龙湖大吗？这个问题还真让我耻于下问了，但我想，有山有水的泉州一定好玩。

一心只想好玩，只想感受南国情调的我，兴冲冲奔赴闽南，可当我一脚踏进泉州的中心区域丰泽，踏进清源山，面对出神入化的老子和南少林寺，以及灵山圣墓和中国闽南缘博物馆时，自感有点文化的我，却有受惊般的感觉。四年前关于“客家文化”的那堂课在丰泽被结结实实补上了。让我欣慰的是，因为我对客家文化的无知，泉州之旅成了我的寻亲之旅，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震撼。

丰泽，就以这种方式烙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中原亲人
去泉州前，一直觉得这个由海水和石头组成的世界和我无交集的。从厦门机场出来，一切都是新奇的，高大的椰子树、芭蕉树让我迷离，长满“大胡子”的榕树让我震撼，叽哩嘎拉的南音让我隔膜，在南国秀美风物的映衬下，走进泉州的我，却也摆不脱异乡的落寞。

笔会安排的第一站是丰泽的清源山老君岩，出发时，并不清楚要去哪里。随采风团到景区入口时，大片大片的龙眼树让我兴奋，黄澄澄的龙眼让我有摘几串的欲望。沿着葱茏的林中小路上行时，沿途看到阴阳八卦的变型图案，刻着“青牛西去，紫气东来”字样的石头，栩栩如生的老君骑牛、童子相引石雕，如此的文化气息也让我稍生诧异，却也没太在意，想景区大都如此

五月的歌

王伟

劳动 人类永恒的阳光
照耀远古的祖先
照耀伐檀的汉子
照耀采薇的姑娘
照耀亚细亚的土地
照耀欧罗巴的田园
照耀伏尔加的纤夫
照耀泰山之巅的担者
照耀田间弯腰劳作的父辈
照耀工地挥汗如雨的兄长
那些艰辛而生动的背影
用心血和理想
铸就辉煌

不同肤色的欢呼
都会潮涌而来
濡湿劳动者的双眸
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节日
这是一个带着汗味的节日
生存离不开劳动
劳动使日子更加精彩
工人 农民 职员
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们
都有权利享受节日的荣光
让劳动者能够看到
春天的花朵
怎样缓缓地凝作
秋天的甜香

每年的今天

夏天来了(组诗)

徐桂荣

突然间，就是夏天了
阳光火辣辣的
流风火辣辣的
满地的小喇叭花鼓起的嘴
唇儿
火辣辣的
我认识这树，叫棘树
我知道这花，是棘花
棘树有着繁密的心事
棘花有着细碎的念想

年年五月
我家的老屋，也是这样
被棘树一层一层地抱着
门前屋后
落满淡紫色的花朵

布谷鸟回来了
“布谷”，“布谷”
这清脆的啼鸣，像一支桅杆
高立于众鸟鸣之上
划破黎明最后的暗影

这是五月
布谷鸟必飞越的季节
如果它不来，我怎会
如此清晰地知道
繁华锦绣处，一直有一小片
无可弥补的空白？

无需知道
它来自何处，又将去于何方
只要它来了
这个五月才是真正的五月
才不会，因一种声音的缺失
而有失完整

布谷鸟回来了，就在窗外
它的嗓音依旧清澈，嘹亮，
婉转
且愈皆鲜明
所有听见的人，听着的人
此时都可以像羽毛，跟着飞

中原话。当时的我一脸的不买账：普通话都被他们“普通”成这样了，如果他们是正宗中原话，我还不得回河南寻根？只是碍于面子，自以为大人多地不与他们计较。

因为我对客家文化的无知有了关于语言的论争，飞跃先生耐心地给我讲中原移民史和泉州南音，说泉州南音才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被称为音乐文化的“活化石”。那天，我被上了第一堂客家文化课，但却不服气；偌大的中原保存不了自己的语言，却在这里保存下来了，泉州人的自我感

泉州的丰泽

董素芝

也太好了吧？
行走丰泽的老君岩和南少林寺，我再次被浓郁的中原文化骇住了，这里简直是中原的浓缩版：老子神闲气定地端坐在清源山老君岩，气魄超人；离此不远的东岳山下，中原的少林寺也搬到了这里，在题着“少林禅寺”的大雄宝殿前，只有两株近千年的古榕树还在证明着我身在南方。

行走丰泽，我在困惑中进行对中原文化的复读，直到站在天圆地方的中国闽南缘博物馆，细细追寻闽南之缘，了解了大量中原土人入闽的史实时，我才醍醐灌顶般地醒悟，这个地缘甚远的闽南原来和中原那么密不可分。真是惭愧又惊喜啊，惭愧我对客家文化的无知，惊喜的是我意外地找到了中原的另一处家园。

我因此知道了，在闽南，在福建，很多人家都藏着大量的族谱和祠堂，大部分一世祖的足迹赫然注着“先祖居河南”。远离



涉

张琛 摄

我是秀海哥的“粉丝”

侯钦民

我是秀海哥的铁杆“粉丝”，默默地追随他30多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我零敲碎打地发表了一些小稿，也是在秀海哥的影响下写出来的。秀海哥是“大家”，我不敢妄加评论秀海哥的作品，要说写他没有成名以前的点滴小事，我还是有一点资格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社的，再压缩一点范围，那就是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更是前后邻居。

父辈们的感情可想而知。他比我长两岁，我从小就喊他秀海哥。学生时代，我就知道秀海哥怀里整天揣着“大部书”（那时农村把小说统称为大部书）。上课时老师在上边讲课，他在下边看“大部书”，看似不经心，可是到交作业时，谁都没有他写的快、交的早，而且每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都是优秀。秀海哥从小就会编故事。一次在红薯地里拾红薯，我们小一点的非缠着秀海哥讲故事，他讲：有一次我休息了，感到脸上痒痒的，睁眼一看，你们说咋了？我们问咋了？他说，一群调皮猴在我的周围……秀海哥笑关子不说了。我们好奇，要他讲这一群调皮猴围着他干吗？他说，缠着我非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我们知道他讲的是我们几个，“噉”的一下子爬到秀海哥的背上嬉闹起来……后

来，秀海哥当兵去了，我和我的伙伴再也沒机会听他继续给我们讲故事了。
1973年底，我也应征入伍。在部队里，我陆续读到秀海哥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小说《指导员和猜不透》、《鏖战》、《第一次战斗》等，秀海哥这是在给全国人民讲故事哩。我非常羡慕，也模仿着秀海哥的文章写起了小说，先后写出了《第一次架线》、《飞侠》、《翠英》等，虽然没能发表，却使我养成了热爱学习、热爱观察生活的好习惯。我退伍回到地方后，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并经常把习作寄给部队里的秀海哥，让他多提建议，秀海哥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回信，指出作品的不足，还时常把我的作品推荐给《解放军文艺》、《妇女生活》等杂志发表。后来，我的文章先后上了《热风》、《当代小说》、《小小小说选刊》、《东京文学》、《河南日报》、《河南法制报》、《海南日报》、《检察日报》等报刊杂志，也因写文章成绩突出转成了国家干部。

前些年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听说秀海哥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便和县文联的同志一起去秀海哥家讨教写作经验，他谦虚地说：谈写作，我没有什么经验，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你编一个故

故土的中原人，时刻提醒自己身在何处，根在何方。而让我犯困的陈、林姓氏，在泉州也确是数一数二，他们和陈、林半天下的台湾一样，与中原一脉相承。更为巧合的是，陈姓老家正是淮阳——春秋时陈国，陈姓始祖胡公就长眠在淮阳的城南，来自陈国的我，不自觉地已把自己融入这片家园。

对根的追溯让我明白了，自秦末中原人就开始进入泉州，而批量迁入泉州平原，大致始于晋室南渡。西晋末年，北方中原爆发了大动乱，建武年间，晋元帝司马睿率民“衣冠南渡”，以避战乱。河南江淮间的土族集团陈、林、黄、郑、詹、丘、何、胡八族南迁入闽，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拉开了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的序幕。此后，唐代河南固始人陈政父子在福建开屯建堡，建立漳州，有“开漳圣王”之誉。唐朝末年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众入闽，统一福建，王审知被封为“闽王”。南宋时，随着中央政权的南迁，中原人再次掀起移民大潮……

而依山傍水的泉州，北有戴云山为屏障，南有浩瀚的大海，东为晋江平原，西则丘陵起伏，宜耕宜牧，自然成为中原人入闽的首选。而且，这里不像闽东、闽北那样有一定数量的闽越族人，居住更为安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原人成为闽南的新主人。于是，这里有了和中原息息相关的晋江、洛阳江、洛阳桥，有了气定神闲的老子和少林南拳，有了尘封在东南海隅的中原古乐——泉州南音……

原本以为好玩的海滨之地生生把我拉进了历史，牵出了历史的血泪和姓氏的荣耀，作为一个中原人，自感无法回避。坐在闽南缘博物馆高高的台阶上，我想，闽南缘，闽南缘，更是闽中缘，作为祖根地的中原人，我也许永远说不透地理上的泉州，但闽南之行的“客家”大课，把我的人生空间无限拉长，我同这里的客亲一样，走在了寻根的路上，并因此知道了，我的中原先辈曾从哪里来，又曾向哪里去，对我来说，真是幸甚幸甚！